

长白山上猫耳菊

陈凤华

猫耳菊是菊科，其外形也与野菊花相似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

起初，我把它当成了蒲公英。随着多年的观察，发现它的种子上面没有白色的冠毛，而蒲公英的种子如一个白色球状的毛绒玩具。蒲公英的花朵凋谢时，猫耳菊还没有大面积地绽放，它们的花期无法同步，自然破解了诸多赏花者内心的迷惑。

只因猫耳菊的外形和蒲公英酷似，在有些地方唤猫耳菊为“假蒲公英”。

秋天到来了，猫耳菊开花了，便把它与早春植物划清了界限，花开似乎在告诉人们，它与秋风形影不离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脚步也如期抵达长白山。这不是约会，而与之邂逅的那一刻，似乎感觉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相约。

山坡一片黄色的花海，花团锦簇，婀娜多姿，黄澄澄的花朵在微风中摇摆，远远望去，感觉并不逊色金莲花。花瓣在花秆上层叠排列，外侧还有丝状花瓣围绕，花影攒动中，蜂在飞，蝶在舞，每一朵花如同一位穿着黄色华丽衣裙的女子，尽显优雅。

虽然这片黄略显单一，却给人一种温润的感觉。读它，感受到一种震撼。细长花瓣的前端，似乎被微风的剪刀剪出均匀的锯齿，如同刚出牙的孩子在微笑。一颗颗“小牙”与风儿默契，收获着一种温馨的惊喜。

此时，猫耳菊金黄色的花朵是秋日荒野中的小太阳，在秋风中摇曳起舞，引来蜂，引来蝶，蝴蝶似乎与之媲美，而蜜蜂又格外偏爱它的花朵，成片的花海成了蜜蜂采蜜的天堂。

秋风在耳旁吹着收获的歌谣，蜜蜂嗡嗡掠过眼前彰显快乐，水蓝色的天空中，白云变换着各种姿态与山坡的花儿一起舞蹈。置身于此情此景之中，原本对秋之萧瑟的感伤，顿时散去，那一刻，让我明白，凋零是为了更好地重生。

我与一朵猫耳菊对视良久。上面看，背面瞧，眯得十分专注；定格一片叶，仔细瞅，认真瞧，眼前勾勒轮廓。貌似蒲公英的猫耳菊就这样在我心里占据了一席之地。只是对于名字的由来尚有不解，便开始琢磨其名。虽然它有大黄菊、黄金菊、高梁菊等几个别称，无须多思，花朵归类为菊科，而且从别称中也能获悉花朵的颜色——黄色，尽管这样，对于猫耳菊，还是充满好奇。与之相遇的瞬间，似乎解析了一道难题，原来猫耳菊的名字与它的花朵无关，而是从叶片的形状得名，而叶片又谦逊地躲在低处。

我不再纠结猫耳菊的名字。想到它的名字在法语中是“猪的沙拉”之意，在日本名为“豚菜”，想想都觉得它有点可怜。

其实，猫耳菊的根茎叶皆可食用，将猫耳菊的花茎叶与其他蔬菜一起做成蔬菜沙拉，淡淡的香会停留在舌尖。



朴龙国摄

注视猫耳菊间，我摘下一片叶子送入口中咀嚼，味道清淡，比起蒲公英的叶子，猫耳菊叶子的味道几乎没有苦味。只可惜，春天时，我忽略了这份“野味”。

远处的山峰已经泛红了，长白山的林海层林尽染。此时，山中的野花大多凋谢了，唯有菊科的花朵承载着四季轮回的流转，还在努力地延续着美丽和温暖。而猫耳菊当仁不让成为金秋的主角，用黄澄澄的华美演绎岁月的乐章。



秋日松花湖

笑然

松花湖是1937年筑坝拦截松花江水，建设丰满水电站后形成的山间水库。松花湖水域辽阔，湖汉繁多，状如蛟龙，湖形狭长，如坐飞机俯瞰，松花湖像一串闪光的珍珠。这串“珍珠”长200公里，最宽的地方10公里。这里是休闲度假，颐养身心的绝佳地方。秋日的降临更为松花湖披上浪漫而深邃的多彩颜色，美得璀璨，美得惊心动魄。

秋天的松花湖，宁静而悠远。清晨，湖面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，如同轻纱一般，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。远处的山峦在雾气中若隐若现，仿佛是羞涩的少女，半遮着面容。湖水静静地流淌着，没有了夏日的喧嚣与躁动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沉的宁静。偶尔，一只小船划破湖面的平静，留下一道道涟漪，缓缓地向着远方荡漾。你看，这多像母亲脸上的笑意，会因为你的到来而悄然扩散开去。

站在湖边的观景台上，俯瞰整个松花湖。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，闪烁着金色的光芒。湖中的小岛如同碧玉一般，镶嵌在湖面上，岛上的树木郁郁葱葱，不时还有几只鸟儿从岛上起飞，在空中盘旋着。这个小岛有个有趣的名字“金龟岛”，小时候淘气的我们叫它“王八岛”，能登上“王八岛”是我们儿时的梦想。

湖边的树木换上秋装，红的似火，黄的如金，紫的若霞，还有不知名的树木，枝头挂满五颜六色的果实，宛如一串晶莹剔透的宝石，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。湖边的农田里，金黄的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着；果园里，黄澄澄的梨子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湖中的鱼儿也变得更加肥美，渔民们划着小船，撒下渔网，期待着收获满满的喜悦。

沿着湖边漫步，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仿佛是大自然演奏的美妙乐章。满眼的五彩斑斓，有金黄色的、橙红色的、深紫色的……它们像是被打翻的调色盘，将大地装点得格外美丽。微风拂过，有星星点点的树叶飘落，如同一只只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。伸手接住一片落叶，清晰的脉络仿佛在诉说着光阴的故事，让我想起曾经的岁月，那一群骑着自行车的少年，是如何欢快地驶过路上的沟沟坎坎。

秋天的松花湖，一条巨龙用身躯阻挡着江水的奔涌，在丰满大坝的束缚下，褪去夏日的浮躁，挑高的云朵下那广阔的水域温顺而宁静。我却还记得大坝开闸放水时的威严和壮观，父亲说：“大坝的气势磅礴就是吉林人的性格。”

夕阳西下，天边泛起一抹绚丽的晚霞。松花湖的秋阳在晚霞的映照下，更加美丽动人。湖水变成橙红色，山峦也被染上一层金色的光芒，远处的小船缓缓归来，渔歌在湖面上回荡。这一刻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妈妈温柔的怀抱里。蓦然回首，灯火阑珊处，妈妈依然长发飘飘，她正站在路口等我回家。

秋天的松花湖，充满诗意，诗云：“群峰叠黄紫，万顷灌烟林。野鹭惊声起，山樵喜客寻。霞飞渔火色，涛弄晚风琴。素手拈红叶，野归不染心。”松花湖的美丽将继续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寻……

乾坤开胜概

重阳合登高

吴亚楠 施立学

乾坤开胜概，重阳合登高。“九九”重阳，已达日之极、月之极的两阳数之极，即乾坤胜概的美好境界。

乾坤胜概的神奇境界里，先秦之前已有祭飨天帝、祭祖，谢祖先恩德的风俗。《吕氏春秋·季秋纪》载：“（九月）命家宰，农事备收，举五种之要。藏帝籍之收于神仓，祇敬必飨。”“是日也，大飨帝，尝牺牲，告备于天子。”“九月欣新霁，三农庆有秋”，受古代道士追求长生，采集药物服用的影响，汉时已有九月九求寿之俗。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西汉宫人贾佩兰称：“九月九日，佩茱萸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，云令人长寿。”

最早释重九胜概的是三国末期的曹丕，在《魏文帝与钟繇书》中说：“九为阳数，而日月并应，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，故以享宴高会。”中国哲学认为九为老阳，为有神秘力的数字；九为数之极，阳极必变；九月九日，两阳相重，蕴涵物极必反；所谓“九九归一”，万物到达极点，就将重新开始；九是个由盛转衰的数字，如月盈月亏，花开花谢，重阳是生命开始转衰的季节，这是天地造化的神秘、神奇。

南梁吴均《续齐谐记》记述了东汉方士费长房告诉汝南桓景说，九月九日汝南将有灾难，并急令他回家，避灾之法是“缝囊盛茱萸系臂上，登山饮菊花酒，此祸可消”。桓景依其言举家登山。晚上回来时，看见鸡犬牛羊全部暴死。今人九九登高，佩茱萸，饮菊花酒等重阳节俗，即始于此传说。重阳登高，正是从对九九不吉的回避，以向相反意向发生了民俗的转化。到魏晋南北朝时，重阳登高的习俗已经普遍盛行，所以重阳节又俗称“登高节”。

重阳登高，先享用菊酒即菊酒与象征着吉祥、长寿和品行高洁的菊花糕。菊花又称九花、长寿花、延寿客，有凌霜不屈的象征。草木百花，皆华于阳。唯菊，华于阴，菊是感阴气而开花的，所以凌寒不凋，气韵高洁。重阳节赏菊，饮菊花酒，餐菊花糕，辟邪禳灾，消暑退火，乃古老习俗。

重阳登高，须佩戴茱萸。《西京杂记》说，西汉高祖时，宫女嫫妃过重阳节时佩戴茱萸。唐代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诗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茱萸有三种，为吴茱萸、食茱萸和山茱萸，均属于茴香科落叶亚乔木。用在重阳节的应是吴茱萸，《图经本草》一书说，吴茱萸三月开花，花紫红色，七八月结实似椒子，嫩时微黄，成则深紫，九月采摘阴干，有除湿辟邪之效。

“九九”与“久久”谐音，有“长久、长寿”之意，故重阳节被人们视为“老人节”。大自然呼唤人们，尊重生命、珍惜生命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从敬自己的老人开始，推及他老。老人们簪菊登高、赏红叶，让晚霞如火燃烧。

人们在“阳极必变”的重阳日子里登高，最初或许是祭拜山神，以避灾祸，后来才逐渐转化成为一种娱乐活动，采集野果、山药，以求吉祥；活动筋骨，登高望远，以啸咏骋怀。

传说北方真武大帝（玄武神）生于三月初三，卒于九月初九，故唐德宗时曾规定以二月初二（二月初一）、上巳（三月初三）、九月九日为岁时三令节，九月九遂成为人们神秘观念中的登天、升仙之日。是日清气上扬，浊气下沉，地势越高，清气聚集得越多，一片清澄。

九九登高，北方的山已呈深秋景象，绿色的叶子，黄色的叶子，红色的叶子，人们习惯地把它叫做五花山，正是携亲朋好友，登高赏乐之时。吉林蛟河红叶谷漫山红叶如霞似锦、如诗如画，盛誉闻名中外。漫步在通幽曲径上，遥望山坡，那一簇簇、一片片层叠错落，好像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，浓墨重彩，艳丽异常，如何不让人心仪神往。


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提起风景，大抵多数人都想起远方。那些日常总打照面的场景，总是被人们忽略，“身边无风景”的说法大概就是这么来的。

编辑朋友邀我写写吉林的秋色，脑海浮现出吉林很多地方的秋山、秋水和秋色，但多数早前都写过，重复书写没什么意义。就在下雨关窗的那一刻，忽想起家附近有个新开放的百草园，真可谓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

说是新开放，其实这个公园已经存在几年了，原名叫芳草公园，因为附近有芳草街。当然说新开放，也算准确，毕竟它经历了升级改造，且换了个名字。

到访之前，我感觉百草园只是对百花园、百木园这两个长春“百字头”公园的延续。当驻足蔚山路一侧的入口处，看到公园的题解时，我着实感到异常亲切。一块牌子对公园的人文定位予以阐释，“汲取鲁迅先生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的人文情怀”；另一块牌子引用了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一文首段中的句子，“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；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”。

对于鲁迅家的老宅而言，百草多半是一种象征，不太可能在小庭院里找到100种草本植物。而对于长春的百草园而言，百草是实打实的，据说有170种草本植物。置身此地，有很多草从未见过，见过的多半也叫不出名字，只能认出蒲公英这类最为常见的草本植物。

针茅、蓝羊茅、百子莲、千日红、美女樱、柳枝稷、松果菊、银叶菊、朝雾草、山桃草、旱伞草、糖蜜草、紫穗狼尾草、萨利芳超级鼠尾草，这些草本植物只是一小部分。这些名字让我大为感慨，便是最不起眼、在荒野里孤独一生的野草，也会遇到有缘人，那些给它取名的善良且可爱的人。

我印象最深的一种草本植物，叫绵毛水苏，它的叶片上满是白色绒毛，看起来扎手，摸起来却极其柔软。因为叶片的形状像羊的耳朵，所以有人干脆叫它“羊耳朵”。

草本植物，除了具有观赏性，很多还有药用或食用价值，比如，苘麻、酢浆草、半边莲、紫云英、益母草、紫花地丁、狗尾草等可药用，萱草、荠菜、龙葵、御谷、蒲公英、灰灰菜等可食用。不少草本植物还是药食同源。

百草园的中心地带，设有空中栈桥和儿童游乐区。这一区域，除了儿童运动器材，还有一个沙坑，沙坑里有多组装卸细沙的小桶，有趣的是，每根拴小桶的绳子都搭在滑轮上。孩子们借助滑轮吊运沙桶，在玩耍的过程中，竟不自觉地验证了物理课本上的滑轮原理。这和鲁迅儿时百草园挖何首乌、摘覆盆子、雪地捕鸟是完全不同的玩法，但其中的童真童趣是一致的。

这里的百草园，没有绍兴的三味书屋，却有百味书屋。这个公园深处的木屋，让我想起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构筑的小木屋。生态与读写不是割裂的，是有联系的，有时甚至是一体的。百味书屋是长春市图书馆在百草园开辟的阅览室，可以与长春市图书馆、朝阳区图书馆及其分馆实现图书互通还，也就是说，它相当于一个社区图书馆。我想象着，或许未来也会有一位作家，能像梭罗写瓦尔登湖那样，在百味书屋写三佳湖、永春河、八一水库。

其实，往大了说，毗邻百草园的吉林大学中心校区，也是百草园的百味书屋吧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北国百草园的人文底蕴也相当厚重。

今年中秋，有朋友在朋友圈引用唐朝诗人王建《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》的诗句：“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我望着窗外的明月，想了想，这秋思必定落在遥远的故乡，当然今夜还会多一些地方，落在那不远处的百草园的身上。

从百草园到百味书屋

马森

